



世界文學博覽會⑤

愛瑪姑娘

EMMA
Jane Austen



珍・奧斯汀／原著 關朝鋒／翻譯 開今文化／出版



愛瑪姑娘／珍·奧斯汀 (Jane Austen) 原著；關
朝鋒翻譯。--初版。--臺北市：開今文化出
版：知道總經銷，1994
面；公分。--(世界文學博覽會；5)
ISBN 957-797-086-9 (平裝)

873.57

83009110

世界文學博覽會 5

愛瑪姑娘

發行人／冷遠玫

法律顧問／蕭雄淋律師、張泰昌律師

原著／珍·奧斯汀 (Jane Austen)

翻譯／關朝鋒

總編輯／戴月芳

執行主編／黃惠娟

美術主編／白儀琪

封面設計／傑士群英工作室

內文插畫／陳正堃

校對／烏惟揚

出版者／開今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臺北市木新路二段161巷10號

TEL: 2342666 FAX: 9374907

郵撥: 1636829-2 開今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

電腦排版／健呈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

製版印刷／世和印製企業公司

總經銷／知道出版有限公司

TEL: 9395450 FAX: 9381823

初版／1994年10月

ISBN 957-797-086-9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本公司更換

©FOREMOST CULTURAL ENTERPRISE CO., LTD., 1994

世界文學博覽會

愛瑪姑娘

原著 ◆ 珍·奧斯汀

翻譯 ◆ 關朝鋒

出版 ◆ 開今文化



出版弁言

李安波

從人類發明文字之後，「文學」大概也就隨之誕生了吧！初始，人們可能只是單純的將所思所想、所見所聞利用素樸的文字記錄下來，別無心機。然後，緣於文明生活的開展激盪與文人才子的巧思妙意，人類社會開始有了結構嚴謹的章節小說、詞藻典雅的瑰麗散文、撩人心弦的優美詩歌……它們也成了人類相互傳誦的精神糧食，哺餵著代代渴望滋養的乾涸心靈。於是，經典鉅著、奇文傳構從而不僅左右著時代的思維取向，也令人在每一段靜謐的閱讀過程中，不由自主地與之同歡同喜、共悲共憤！

「世界文學博覽會」是開今文化傾注大量人力，蒐羅最佳原著版本，重新編譯的世界文學賞讀系列，它雖名曰「博覽」，卻非雜蒐選錄。我們的心願是，在汗牛充棟的書海面前，為您提供最具代表性的文學鉅著，它們或是傳誦一時，引領無數茫昧的人群；或是擲地鏗鏘，扣握著時代的脈動。同時，我們將先以《小婦人》敲開這扇文學饗宴之門，只要您抱著參觀「博覽會」的輕鬆心情，便能愉悅地品味一道道豐盛甜美的文學佳餚。

「我無法告訴您文學作品中真正撼動人心的力量從何而來，但當我感覺到的時候，我自然會知道。」這是知名作家凱薩琳·安·波特（Katherine Anne Porter）在《寫作札

記》中的告白，也是我們決定出版這一系列世界文學名著時的心情與期望。我們的確難以藉著隻字片語就表述出作品的精神底蘊；於是，我們只能期望靠著原著的忠實展現，讓讀者親自去感動作品中内含的靈恩，然後也可以大聲的喊出「當我感覺到的時候，我自然會知道。」

目錄

愛瑪姑娘

出版弁言

- 1 泰勒小姐出嫁了／7
- 2 哈麗特·史密斯小姐／27
- 3 撮合姻緣／51
- 4 字謎／75
- 5 家人團聚／97
- 6 錯點鴛鴦／119
- 7 老朋友回來了／141
- 8 埃爾頓結婚了／161
- 9 弗蘭克·邱吉爾／181
- 10 舞會／207

11 芳鄰／235

12 歡樂聚會／257

13 第二個目標／279

14 博克斯山的旅遊／307

15 私訂終身／331

16 告白／355

17 圓滿的結局／371

珍·奧斯汀大事編年簡表／390

1 泰勒小姐出嫁了

愛瑪·伍德豪斯小姐是位聰明漂亮的姑娘，她家境富裕，性格開朗。人生追求的幸福她似乎都有了，都快二十一歲了，還像小姑娘那樣無憂無慮，天真爛漫。

她的父親伍德豪斯先生慈祥寬厚，愛瑪是他兩個寵愛的女兒中最小的一個，在大女兒出嫁後，愛瑪就成了家裡的女主人。愛瑪的母親去世很早，所以她只是朦朧模糊地記得母親的撫愛，她的家庭教師——泰勒小姐，一位很不簡單的婦女代替了母親的位置，在感情上填補她的空缺。

這位泰勒小姐在伍德豪斯先生家裡已待了十六個年頭，與其說是他們的家庭教師，不如說是他們的朋友。她喜歡伍德豪斯先生的兩位千金，尤其是愛瑪小姐。她們親密的就像同胞姊妹。當泰勒小姐名義上還是老師的時候，由於性情溫和也擺不出做師長的威嚴，而

現在這威嚴的影子早已沒有，她們天天生活在一起，更像感情篤厚的朋友，愛瑪想做什麼就做什麼，雖然她十分尊重泰勒小姐的意見，但做什麼主要還是她自己拿主意。

泰勒小姐出嫁了，然而正是泰勒小姐的出嫁使愛瑪第一次感到悲傷，正是這位好友舉行婚禮的這天，使愛瑪終日鬱鬱寡歡，愁眉苦臉。婚禮完畢，送親的人走了之後，就剩下她和父親吃晚飯，愛瑪在悲傷中感到以後不會再有人與他們共度這漫長的夜晚了。晚飯後，父親照常悄悄去睡覺，愛瑪只好獨自坐在燈下冥想自己的失落。

對朋友來說，這樁婚事應給泰勒小姐帶來幸福。新郎韋斯頓先生品德無可非議，收入十分豐厚，與泰勒小姐的年齡相當，談吐也文雅大方。而且這樁婚姻還是自己促成的，想到這裡雖然頗覺安慰，但仍難消除胸中的苦悶。她無時無刻不在想念著泰勒小姐，她想到泰勒小姐過去給她的恩情——十六年給予的恩和愛——自她五歲時，泰勒小姐是怎樣教她讀書識字，怎樣陪她玩，怎樣愛她，使她快樂，生病的時候又怎樣盡心盡力地看護她……

這蘊含著多麼深厚的恩情呵。尤其最近七年，特別在伊薩貝拉出嫁後，她們建立起來的真摯友誼更讓她們難以忘懷。泰勒小姐是位極難尋覓的朋友和伴侶。她聰明博學，溫文爾雅，更為可貴的對她本人包括她的每個歡樂，她都傾注熱情，是她一個無話不談並對她關懷備至的親密朋友。

這樣的變化，愛瑪該如何承受？不錯，她們相距不過半英里，但是愛瑪知道這位相距半英里的韋斯頓夫人已不是過去在他們家裡的泰勒小姐了。她的內心孤獨寂寞，儘管她兼備了先天和後天的種種優勢。她愛父親，但父親成不了她的伙伴，無論談正經事或玩笑，他都滿足不了她的需要。

伍德豪斯先生結婚很晚，他體弱多病，不愛活動，行動上顯得有些過早衰老，儘管性情敦厚，到處為人喜愛，但很少有人誇獎過他的才能。

她的姐姐雖然不會因為出嫁而變得疏遠起來，雖然她住的倫敦離他們也不過十六英

里，然而他們也不可能天天見面。看來愛瑪必須熬過十月和十一月裡的許多漫長黃昏才會等來一年一度的聖誕節，伊薩貝拉帶著丈夫和她們孩子們的到來，才會使整個家重新熱鬧起來，重新沉浸在融融歡樂之中。

伍德豪斯家所在的哈特菲爾德有屬於自己的球場、灌木林和獨立的名字，屬於哈伯里村的一部分。哈伯里是一個人口很多，面積和一個城鎮不相上下的大村子。伍德豪斯家在那一帶聲望很高，大家都另眼看待他們。愛瑪的父親和鄰居們非常友好。但是他們誰也代替不了泰勒小姐，哪怕半天的工夫。這個變化著實令人傷心，愛瑪也只有唉聲嘆氣，等父親醒來，她還得強作歡笑。父親需要精神支持，他是個神經質的人，動不動就傷心難過。他喜歡與他朝夕相處的熟人，不願同他們分手，憎恨任何變化。結婚是變化的起因，總是使他不愉快。他至今對大女兒的出嫁仍無法接受，每次談起時仍舊覺得女兒可憐，實際上他的大女兒和女婿是一對美滿恩愛的夫妻。現在和他相處了十六年的泰勒小姐又離開了他

……他這種自私的想法，就自然而然地認為泰勒小姐不僅對他們，而且對她自己，都作了件可悲的事情，而認為如果泰勒小姐在哈特菲爾德過一輩子，她就會更加幸福。爲了不讓父親再有這樣的想法，愛瑪盡量打起精神。然而到了喝茶的時候，要讓他不再絮叨在吃晚飯時說過的話，那就辦不到了。

「可憐的泰勒小姐！韋斯頓先生竟會打她的主意，真令人遺憾！」

「我可不這麼想，爸爸。韋斯頓先生和善、幽默，他理應有個好妻子。當泰勒小姐到了自己該成家的時候，我們總不能讓她跟我們一輩子，永遠忍受我的怪脾氣吧？」

「她的家有什麼好的？我們這要比她的大上三倍。」

「我們可以經常去看他們，我們不是總見面嗎？我們應該先去向人家賀喜啊。」

「我哪走得了那麼遠呢？蘭德爾斯離這兒可不近啊，我大概一半都走不到。」

「不，爸爸，誰要你走去啊！我們是要坐馬車去的。」

「馬車！詹姆斯不會願意坐車的。況且我們訪客時，那可憐的馬又放哪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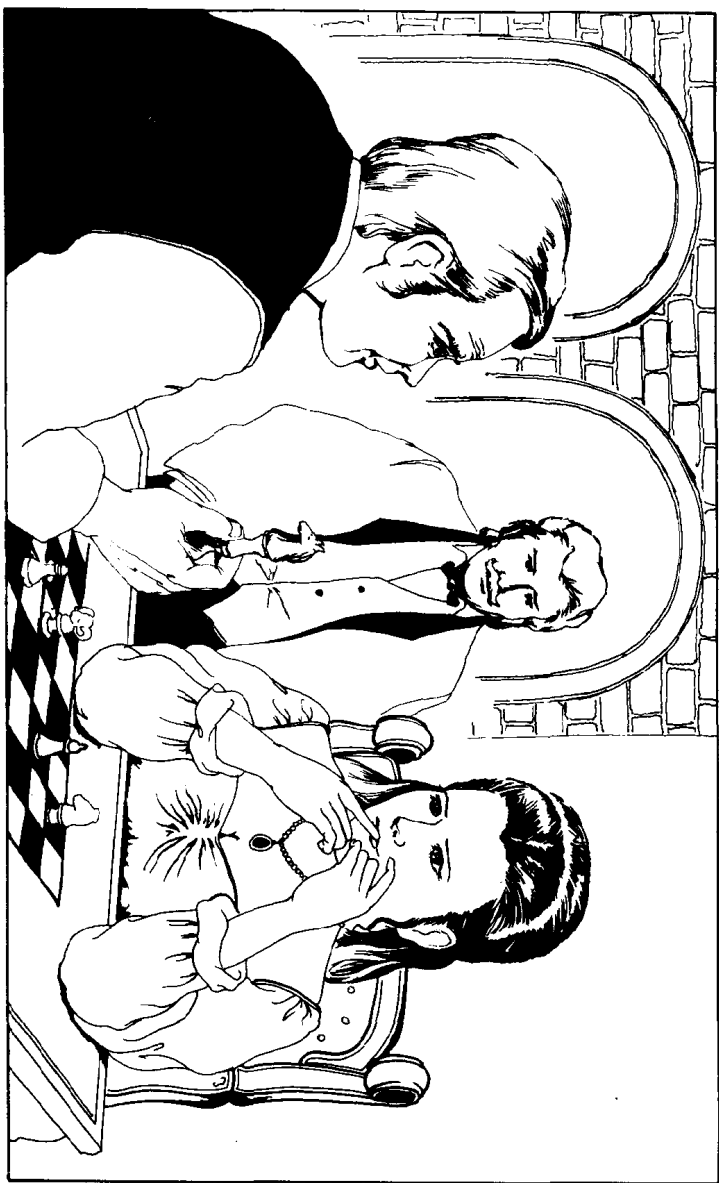
「可以把牠們放到韋斯頓先生的馬廐裡，爸爸。你知道這點我們已經解決了。昨天晚上我和韋斯頓先生商量過了。至於詹姆斯，你儘管放心，他的女兒在那兒做女僕，到蘭德爾斯，他會願意的。要是我們到別的地方去，我倒懷疑他是否肯坐車的。說起來，那還是你的功勞哩，爸爸。漢娜那個好位置還是你給我的呢。要是你不舉荐的話，沒人會想到漢娜，詹姆斯對你是很感激的。」

「當時很湊巧，有人瞧不起詹姆斯，但我不願詹姆斯這樣，而且我相信漢娜會成爲好僕人的。她有禮貌，說話機靈，給我的印象很好。我每次見到她時，她都彬彬有禮地向我問好。她做針線時，總是輕手輕腳，從不把門弄得亂響，我相信她會成爲一個好僕人。可憐的泰勒小姐有一個過去常看見的人在跟前，對她也是一種很大的慰藉的。詹姆斯每次去看望他女兒時，漢娜就會聽到我們的情況，詹姆斯會告訴她的。」

愛瑪盡力將自己的煩惱藏在心裡，希望和父親玩十五子遊戲幫他熬過這個夜晚。等棋桌擺好時，來了位客人，所以就沒有必要下棋了。

來客是伍德豪斯家的老朋友奈特利先生，而且他們還是親戚，他是伊薩貝拉丈夫的哥哥。奈特利先生大約有三十七、八歲，為人坦誠。他住的地方離哈伯里約有一英里，是伍德豪斯家的一位常客，一位受歡迎的客人。這次他剛從倫敦的親戚那回來。他在倫敦待了好幾天，才吃了晚飯，就匆匆來到哈特菲爾德，告訴他們住在布倫斯韋克之場的親戚們一切都很平安。伍德豪斯著實高興了一陣子。奈特利先生談笑風生，伍德豪斯先生也頗受感染。他對伍德豪斯先生關心的「可憐的伊薩貝拉」，和孩子們的情況都作了滿意的答覆。隨後，伍德豪斯先生感激地說道，「奈特利先生，這麼晚你還來看我們，真是太感謝你了。這段路晚上很不好走吧。」

「沒關係的，先生。晚上月色很美，又很暖和。」



愛瑪正想陪父親下棋，正巧老朋友奈特利來訪，共度無聊的下午時間。

「那路上一定很濕，到處都是爛泥巴。」

「爛泥，先生！我的鞋上一點爛泥也沒有啊。」

「這就奇怪了。我們這裡下了場大雨。吃早飯時霹靂啪啦下了半個時辰。」

「我還沒有向你們道喜哩。因為我知道你們倆有多高興，所以就沒有急著道喜。但我希望一切順利，你們怎麼樣啊？誰哭得最厲害？」

「啊！可憐的泰勒小姐！多讓人傷心啊！」

「我可不同意說：『可憐的泰勒小姐』，我對你和愛瑪都很敬重，但是談到依賴或獨立的問題時，就是另一回事了。要讓兩位滿意可比讓一個人滿意難啣。」

「要是這兩個人又那麼任性，事情就更是如此了！」愛瑪開玩笑地說：「我知道，要是我父親不在這裡，你一定會這麼說的。」

「我相信是這樣的，親愛的，」伍德豪斯先生嘆了口氣說，「我有時就很任性的。」